

布莱姆·斯托克/著 苏景昭/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生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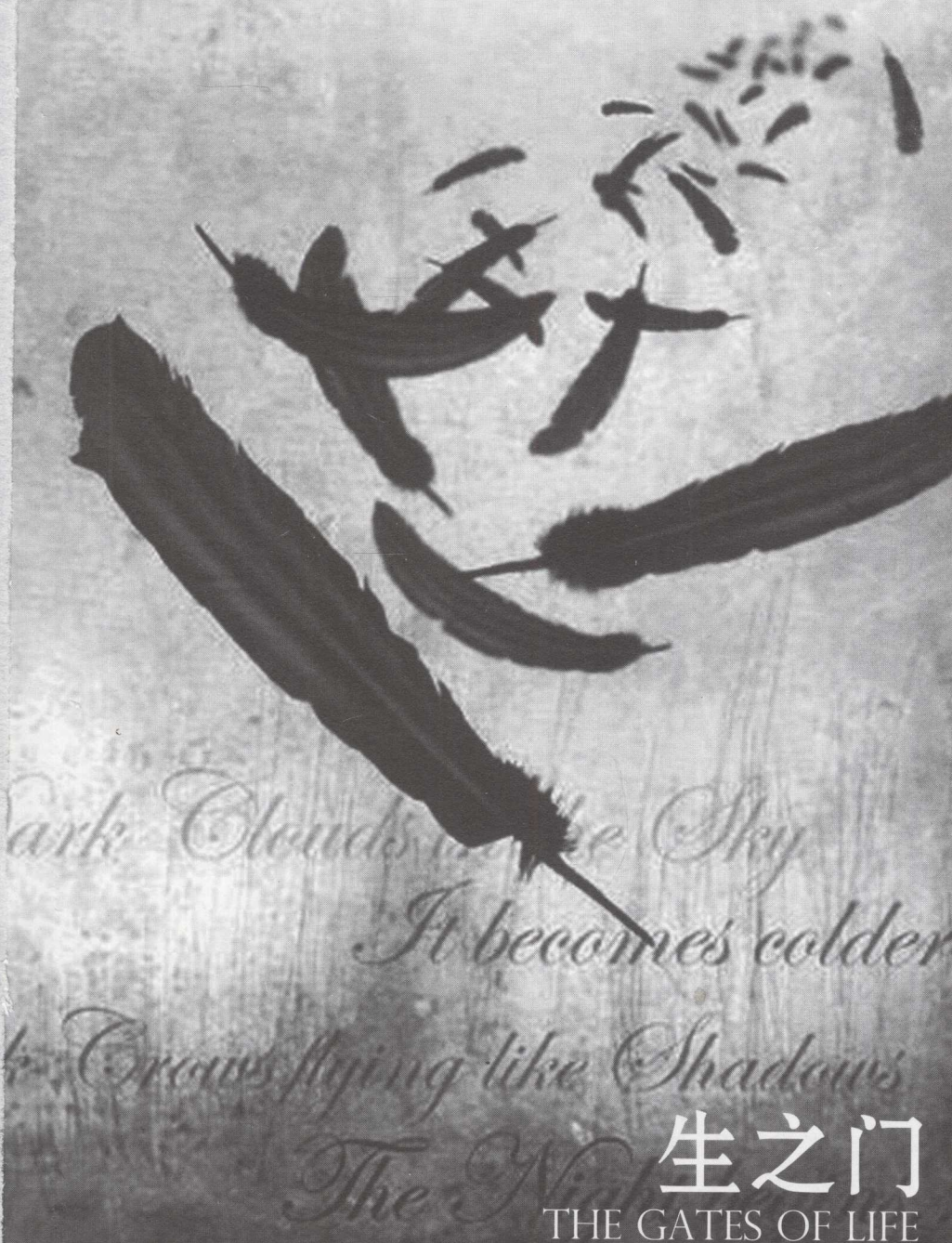
THE GATES OF LIFE

从《暮光之城》回归《德拉库拉》

布莱姆·斯托克塑造的吸血鬼形象铸就其
不可颠覆的恐怖小说鼻祖地位

以其名字命名的布莱姆·斯托克奖，是恐怖小说之最高奖
斯蒂芬·金曾六次获此殊荣

恐怖小说宗师布莱姆·斯托克作品珍藏集



生之门

THE GATES OF LIFE

布莱姆·斯托克/著 苏景昭/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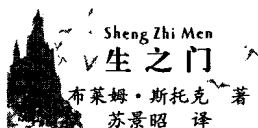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之门 / (爱尔兰) 布莱姆·斯托克 (Stoker, B.) 著; 苏景昭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411-2866-0

I. 生… II. ①布…②苏… III. 恐怖小说—爱尔兰—近代 IV. 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5022号



出品人 黄立新
策 划 胡 焰 朱 兰
朱 兰 (邮箱: 441917894@qq.com)
责任编辑 李亚南 (邮箱: 373143057@qq.com)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喻 辉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7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13千
版 次 2009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866-0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前 言

“比起万能的上帝，我更愿意做一个天使！”

这声音透过山楂树丛清晰地传了出来。坐在低矮墓石上的一对青年男女不由得面面相觑。他们显然听到了那两个孩子的说话，但并未多加留意他们说的是什么，吸引他们注意的倒不是那个声音，而是说话者言语中传达出来的感情。

女孩将手指竖起来放到唇边，做了个“嘘”的手势，男人顿时心领神会。他们安静地坐着聆听那两个孩子的对话。

这样一幅画面足以勾起任何画家的灵感。一个古旧的教堂墓地。低矮的教堂有着方正的塔楼和长长的直棂窗户，黄灰色的石路经由岁月的打磨而显得粗糙不平，并被地衣覆盖上了一层轻柔的颜色。

教堂的周围聚集着成群的斜向四面八方的墓碑。它的身后则是一排盘根错节的紫衫树。

教堂墓地遍地是名贵树木。它的一边种满了伟岸的雪松，另一边则是紫叶欧洲山毛榉。四周的坟墓和墓碑之间的绿草地上还长着许多开着漂亮花朵的树。金莲花在六月午后的阳光下散发着耀眼的光芒，紫丁香、山楂和成串绣线菊的浓郁芬芳混合在一起，释放出令人沉醉的馨香。年久失修的黄灰色墙面有些地方被荷叶蕨映衬成了绿色，墙顶上则覆盖着枝繁叶茂的石竹、石莲花、景天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散发出来的甜香使人们得以在这样的盛夏安然入梦。

在这一堆缤纷的色彩中，坐在灰白墓石上的两个年轻人显得尤为醒目。男人是一袭传统的狩猎装扮：红外套、白领圈、黑帽子、白马裤和长统靴。女孩则有着足以聚焦所有男人视线的光芒。她身着深红色的狩猎骑装，向前翻转的黑色帽檐下露出了盘着的金色头发。她的脖子上系着一条上等细麻布丝巾，是男人狩猎装那种领圈的款式。这丝巾跟她的衣服很相配，也很衬她身上那件有着金色纽扣的斜纹背心。她掖着长裙坐下来的时候，一双精巧的黑色长统靴便尽情展示了出来。她的长手套是白色鹿皮制成的，马鞭则由白色皮革编织而成，顶上镶着象牙和黄金。

即使才不过十四岁，史蒂夫·诺曼小姐就已经显现出令人惊叹的美貌了。那是一种难得的混合的美貌。在她身上，种族的不同元素表现得淋漓尽致。刚毅的下颚比一般女人更为方正的宽阔下巴以及饱满的前额、鹰钩一样的鼻子无不彰显着诺曼时期撒克逊人的高

贵血统。而她如火焰般的红色头发又显示出了另一支北方部落先祖的标志，与她性感、饱满、润泽的双唇相得益彰。乌黑的眼珠、浓密的眉毛和睫毛以及弧度完美的鼻孔正是古代东方十字军战士妻子的模型。她的身高已超出了那个年纪的标准，高挑的体形已经能依稀看出日后令人惊叹的模样。修长的腿和脖颈像长矛般笔直，她的头骄傲地昂着，似一朵开在花茎上的百合。

史蒂夫·诺曼显然有望成为一个伟大精致的女人。她的言行举止中无不透露出那种浑然天成的骄傲、自立和强者的风范。

而她的同伴，哈罗德·安·伍尔夫，比她年长五岁，这五年的阅历也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哥哥来守护她的地位。他差不多有六英尺二英寸高，嗓音浑厚、肩膀宽阔、身材瘦削、手臂纤长、手掌大而厚实。他那泰然挺立的脖颈和微微前凸的额头则显示出了一个成功的运动员才有的坚毅力量。

午后，他们俩就这样静静地坐着、聆听着。四处皆是一片宁静，唯一的声响则源于那两个孩子的交谈。停枢门外，繁茂雪松阴影下的马儿时不时焦躁地抖动身体，像是在驱赶恼人的苍蝇。两个马夫在旁边守着；一个看住一匹四肢健壮的白色阿拉伯马，另一个则守着一匹不知名的黑色骏马。

“比起万能的上帝，我更愿意做一个天使！”

说话的女孩玛吉是这个村庄主日学校小孩的完美典范。碧蓝的眼睛、粉红的脸颊以及修长的双腿，棕色直发用橡皮筋高高束起，还缠了一根有很多褶皱的樱桃红丝带。只不经意的一瞥，人们对于这孩子的纯良便不会有任何疑虑。没有一丝刻意的炫耀，但她周身

却自然而然散发出对现状十分满意的容光。她是人们眼中纯真的孩子、调皮的小坏蛋；妈妈的贴心小棉袄；爸爸的甜美小天使；兄弟姐妹的慈爱小妈妈；她思想单纯、爱干净；她自立、自信、无忧无虑。

另一个女孩苏珊长得更可爱一点，但是更固执、更激烈、也更武断。她有一头油亮的头发、乌黑的眼珠、黝黑的脸庞、宽厚的嘴唇和扁平的鼻子；她是一个典型的崇尚自由又情绪化、冲动、感性的小家伙。一双灵动的眼睛揭示了她成年后注定会遇到的劫难。她显然被她同伴言辞中暗含的为他人而自我克制的精神给惊住了。

愣了一下之后，她答道：

“我才不要！要是让我选择的话，我就愿意做至高无上的主，对天使们发号施令。我真想不通，玛吉，为什么你要选择执行命令而不是发号施令。”

“正是因为如此，苏珊。我不想命令别人，我就愿意服从和执行。要是你想让所有事都按照你的想法来进行，把一切都考虑得面面俱到的话，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还有，我不想被迫变得公正！”

“为什么不？”答话者嗓音中的不满掩饰不住那一丝凶狠。

“苏珊，你想想，公道也意味着惩罚，当然要做到公正就得有奖有惩。但要换作是天使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些了，我只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安慰和鼓励他们，把阳光洒满每一处阴暗的角落。每天清早收集新鲜的晨露，浇灌花儿让它们茁壮成长，照看那些迷路的小宝贝直到他们的妈妈找到他们。当然，上帝很好、很温和也很仁慈，但是，他也一定很可怕。”

“即使这样，我还是愿意做万能的上帝！”

随后这两个孩子便起身走远了。坐在墓石上的两个年轻人目光尾随着她们的身影。女孩先开口说道：“玛吉真是又可爱又善良，但是你知道吗，哈罗德，我其实更赞同苏珊的想法。”

“什么想法，史蒂夫？”

“你没听到她说吗？‘我愿意做万能的上帝’。”

“噢，”他沉思了片刻答道，“理论上讲那的确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我有些怀疑它带来的幸福是否持久。”

“怀疑那种幸福？它已经降临了吗？那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选择吗？难道当上帝还不够好？你还想要什么？”

女孩的语调是揶揄的，但是她眼眸中却闪烁着真诚的光芒。年轻的男人宠溺地笑着摇了摇头，毫不介意地说：“不是这样——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天知道我已经够野心勃勃了，但是有些界限即使是我也满足不了的。我不知道那个小东西说得对不对。她看上去，怎么说呢，像是揭示了一个她不知道的真理：‘幻想必须公正’。”

“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难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公正！”

“请原谅，”他答道，“或许在男人的职责范围内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女孩开口的时候眼里含着明显的轻蔑：“男人的职责！凭什么说是男人的职责？难道那不同样是女人的职责吗？”

“好吧，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实际上则不是。”

“为什么不是，请问？”这样的说法当然会立即激起所有女人的敌对情绪。她的同伴忍住笑，不慌不忙地答道：“因为，我亲爱的

史蒂夫，全能的神规定审判不是女人可以练习的。听清楚，我并不是说女人不公正。相反，只要不关乎他们亲人的利益，男人就可以变得冷酷无比，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理论上来说公正并不是一样普通的品德；它既要体贴周到也要严酷无情，它超越了一切利益一切人群……”

女孩愤怒地打断他：“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你举不出女人不公正的例子。我不是指个别的案例，而是说任何阶层的女人惯常的不公正的例子。”男人那拼命压抑的笑意还是忍不住浮现在了唇边，这更加剧了女孩的愤怒。

“我给你举一些，”他说，“你听过有母亲在学校打她的儿子还叫公平的吗？”女孩马上回答道：“虐待和威吓是惩罚的方式，跟公不公平没有关系。”

“我不是指责她们打骂孩子，我是说她们总是要自己的儿子极力争取各种奖赏。努力学习成为班上的佼佼者，在长跑、板球或游泳中显示过人的力量，或者施展任何能超越其他同龄人的智慧。”

女孩沉思片刻，随即说道：“好吧，就算你说得对。我并不全盘认可，但是我能从另外的角度接受你的说法。可这仅仅是一个案例而已。”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案例。你觉得要是盖勒韦的法官是个女人的话，在没有刽子手时，会亲自对自己的儿子施行绞刑吗？”

女孩脱口而出：“坦白地说，不会。我想任何一位母亲都下不了手。但这并不是一件寻常的案子，不是吗？还有别的吗？”男人顿了一下才回答：

“还有，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讨论下去了。”

“为什么？”

“不管怎么说，史蒂夫，你只是个小女孩，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女孩笑道。

“好吧，要是这是关于女人的事情，那么任何女孩，即使是在我这样的年纪，都应该比年轻男人知道得多，或者说猜到的多。说吧，把你想的都说出来，要是我同意的话我会坦白告诉你的——我们看看到底女人能不能公正。”

“简单说来就是：要是卷入了一个女人自身的情感和另一个人的错误的时候，她还能对别的女人或男人公正吗？”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可。当然前一个案子光是女人的骄傲就可以确保公正，至于后一个嘛，优越的意识就可以做到。”

男人摇了摇头说：“骄傲和优越的意识！它们并不能等同。但是话说回来，要是我们必须依赖它们的话，恐怕正义的天平就得重新调整了，也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我认为尽管骄傲能够成为引领个别人的行为准则，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这都是导致他们失败的根源。当然，要是有任何例外的话我都愿意接受。”

哈罗德看了看表后起身。史蒂夫跟在他身后，原本掖着裙子的左手握住了马鞭，右手则像所有爱黏着大哥哥的小女孩会做的那样挽着他。他们一起走向停枢门。马夫把马牵了过来。史蒂夫轻轻拍了拍她的马，给了它一块糖。随后她踩着哈罗德早已候着的手轻巧地跃上了马背。哈罗德也姿势娴熟地跃上了自己的马。

当他们沿着林荫小道驰骋时，史蒂夫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道：

“做上帝，无所不能！”

哈罗德一语未发，突如其来的莫名恐惧让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第01章 史蒂夫

诺曼士丹的史蒂夫·诺曼人到中年还保持着单身，直到某天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名下的巨额财产竟无人继承。于是，他决定开始张罗着找一个老婆。

他和他的邻居，斯顾埃尔·罗利，自大学以来就一直是铁哥们儿。他们自然常常相互串门儿，罗利的妹妹——就是那个几乎比罗利小了一轮的、他父亲第二次婚姻唯一的产物——也就像他的小妹妹一样。转眼间二十年的时光过去，她已经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了。过去的这些年里，由于接触过于频繁亲密，大家竟都没注意到她的变化。而当别人问及斯顾埃尔·诺曼，让他描述一下玛格丽特·罗利的容貌时，他发现自己脑子里出现的竟是一副女人的模样，而不是一个孩子。

如今，当他朝着女人和老婆的方向设想的时候，他才意识到玛格丽特不正是他所要寻找的那个合适人选吗！于是他心中暗自有了主意。手足般的感情立即被一种更强烈、可能也是更自私的情感代替。甚至在他还未明了这种情感的时候，他就已经深深堕入了漂亮女邻居的情网。

诺曼是个不错的男人，身体强壮且相貌英俊，过去的四十年时光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印记，要是不说的话，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年龄。玛格丽特一直都很依赖和信任他，作为一个大哥哥他从来不会摆架子训斥她。有他在场通常都会洋溢着欢乐，女孩对于性别的觉醒，从最初的不知不觉到渐渐有了意识，她也慢慢开始回应诺曼的主动示爱，不久便应允了下来。

当被告知他老婆有了身孕的时候，斯顾埃尔·诺曼理所当然地认为那肯定是个儿子，他的坚定令深深爱着他的妻子不忍打击他。她知道要是自己怀的是个女儿的话丈夫会怎样的失落和痛苦。但是，他是如此深信不疑，那么她也只好不再多说了。毕竟，也有可能是个男孩，几率是平等的嘛。斯顾埃尔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随着他老婆肚子一天天变大，他的信念也一天天更坚定。他把一切都按照将会有个儿子来计划，名字当然早就想好了。从有历史记载以来，诺曼士丹所有斯顾埃尔家族的男人都叫史蒂夫，他的儿子当然也不例外。

和所有的老夫少妻一样，在他老婆产期将近的时候，他开始变得异常紧张起来。因担心老婆而焦躁不安的他对于“儿子”这一概念渐渐模糊起来。事实上，他脑子里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即使是

在担心娇妻安危的时候，他也从未曾怀疑那是个儿子。

而当知道内情的医生和护士看到生下来的却是个女儿时，他们决定暂时先为孩子的性别保密。达姆·诺曼的身体很虚弱，医生担心要是她丈夫受不了这个打击的话，也可能会影响到她的情绪。因此，他把斯顾埃尔叫到了他的书房，试探性地说道：“斯顾埃尔，孩子顺利出生了，恭喜恭喜呀！”诺曼听到“孩子”这个词显然有些意外，但是他眼下可顾不得多问。

“她怎么样，医生？她没事吧？”孩子毕竟不是最重要的！医生暗暗松了口气，他的任务似乎不那么棘手了。因此，他更加肯定地答道：“她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但我还是很担心。她现在非常虚弱，我怕还有让她失望的事情发生。”

斯顾埃尔快速而坚定地回答说：“没什么好失望的了！现在给我说说我儿子吧？”他在说到“儿子”这两个字时自豪中还夹杂着一丝羞涩。

“你的儿子是个女儿！”长时间的沉默让医生渐渐不安起来。斯顾埃尔·诺曼一动不动地坐着，放在写字台上的右手紧紧攥着，指关节都发了白，青筋暴出。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后说道：“那么，我的女儿，她，还好吧？”

医生欣然答道：“好极了！——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家伙。她将成为你的安慰和骄傲！”

斯顾埃尔又说：“那她妈妈怎么想？我猜她一定很为我们的女儿骄傲吧？”

“她还不知道是个女儿。我想在我告诉你之前最好先别跟

她说。”

“为什么？”

“因为——因为——诺曼，老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一直想要一个儿子，我可以预见你那温柔的娇妻在感受到你的失望时会有多么痛苦。我希望你亲口告诉她，那样她才会觉得即使她生下来的是个女儿，你也不会介意，你也同样幸福。”

斯顾埃尔伸出手，在诺曼的肩上拍了拍。诺曼说话的时候声音几乎都哽咽了：“谢谢你，老朋友，你为我们考虑了这么多，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什么时候能去看她？”

“快了，但不是现在。但是，我想你最好尽快过去，她要是知道实情了我怕她会折磨自己。”

所有诺曼人的爱和力量此刻都凝聚在了他的身上。当他俯下身亲吻他的娇妻时，他言语中透出来的是诚挚的热情：“我的宝贝女儿呢？我想抱抱她。”一瞬间年轻妈妈的心由于希望落空而顿生寒意，但随即又因为她丈夫、也就是孩子父亲的快乐而备感欣慰。当她凑近亲吻丈夫的额头时，她苍白的脸上溢满了黎明般圣洁的红色光芒。

“噢，亲爱的，”她说，“我很高兴你能够喜欢她！”护士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让她伸出去抚摸她丈夫怀中的宝宝。

他在亲吻宝宝额头的时候顺势抓住了孩子母亲的手。

医生轻轻碰了碰他，示意让他出来一下。他轻手轻脚地跟了出去。

晚饭后他和医生谈了很多事，但是不久他又问道：

“医生，我想，没有规定说第一胎生的小孩会制约一个家庭的性别吧？”

“没有，当然不会。否则我们怎么可能看到有些家庭儿女双双承欢膝下呢？事实上大多数家庭都是有儿又有女。但是，我的朋友，”他接着说道，“你别抱太大希望。我必须得告诉你，你妻子身体并不好。即使现在她也未能如愿恢复，情况还有可能恶化。”

斯顾埃尔冲动地跳起来吼道：“那我们还待在这儿干什么？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了吗？我们去找世上最好的设备、用最好的药。”

医生拉住他的手：“现在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只是担心而已。”

“那么我们就当做你的担心是对的！伦敦这方面最好的医生是谁？”医生说了两个名字，很快一个骑马的信使便朝着诺斯特这个最近的电报局飞奔而去。如果必要的话，信使还会帮忙安排一趟火车。随后医生便起身回去看他的病人。他去了很久，回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情绪激动。看到他的那一刻诺曼感觉自己的心都快沉下去了，医生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忍不住呻吟了一声。

“她情况更糟了！我非常担心她撑不到明天早上！”斯顾埃尔嘶哑着嗓子，良久才问出一句：“我能见见她吗？”

“现在不能，她已经睡着了。她醒来可能会好点，那样你就可以去看她。但要不是的话——”

“要不是的话？”——这声音都不像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了。

“那么我会立即派人来叫你！”医生回去值夜班了。斯顾埃尔独自待着，蹲在地上，脸埋在双手之间，他的双肩伴随着极度的痛苦

而不断抽动着。

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跳起来冲向门边：“好了？”

“你最好现在跟我走。”

“她好些了吗？”

“哎！不，恐怕她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坚强点，我亲爱的朋友！上帝会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她没有遗憾地离去。”

“我知道！我懂！”他如此镇静的语气让他同伴不由得吃了一惊。

他们进屋的时候玛格丽特正在打盹儿。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她丈夫就站在她的床边，笑意盈盈地看着她，但他眼底的痛苦却无从掩饰。她示意他弯下身来，他跪下来，头枕在她身旁，伸出手臂温柔地抱住她，像是要用这双手臂的力量来撑起她一生的幸福。她的声音变得低迷而且断断续续。

她竭尽全力说道：“我亲爱，亲爱的诺曼，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啊！你让我这么幸福快乐，我真的好爱你！原谅我，我的爱人，我知道我走以后你要承受怎样的痛苦！还有，我知道我走以后，你会好好照顾我们的宝贝史蒂夫，那是我和你两个人的爱情结晶。她现在没有妈妈了，你要又当爹又当妈，好好照顾她。”

“我会把她放在心尖上疼爱，亲爱的，就像我疼你那样！”他已经无法自持了。

她继续说道：“还有，我亲爱的，你不会介意她不能像男孩那